

那路 那人

蓝智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序

邱炳皓

早些年，我曾向蓝智同志作过许诺，要是他的第一本集子出版，我定然写篇序言奉上。没想到，昔日出于勉励的酬答，今日却变成了得以兑现的文债。一日，他来到我的办公室，颌首笑笑，把一叠厚厚的书稿校样递到我的手里。我掂掂分量，闻着馥郁的墨香，除了欣慰之外，自然寻找不出可以推托的遁辞。

恕我直言，初看集子的书名：《那路那人》，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拗口，继之而萦绕脑际的是迷惘。但是，当我回到家里，缓缓展开书稿，就着灯光一篇篇往下读的时候，我的心却整个儿被攫住了。文章中那淡淡的语言，素洁的画面，娓娓的叙述，还有那多姿多彩的客家风情，如诗如画的人文景观，血浓于水的人际关系，辛劳创业于红土地的芸芸众生。……这一切，都激发着我的极大兴致。至此，方知

《那路那人》原本是集子中的一篇散文标题的名字。叙述的是一位山村小学教师，安于清贫的粉笔生涯，终年以山水为伍，以松涛当歌，走着那弯弯的小路，虔诚而执著地默默耕耘。沿着这一生息的轨迹，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从青春年少到华发窜顶，为了山里的孩子，他抵御了商潮的冲击，割舍了爱情的缠绵，送去一缕缕夕阳的光辉，迎来了一抹抹璀璨的朝霞。作者是把那青青的山峰，潺潺的溪水，作为他铺陈故事的舞台，抒情议论的载体，对如此“奉献一片爱心，孕育一个希望”的崇高的敬业精神，在恬淡的用语中寓于诚挚的礼赞。可以说，扣击着我心灵的是一曲曲新时代的田园牧歌，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帧帧怡人的山川竞秀的画图。由此，我联想到制作文章标题的重要性。它是夜空的星星，导读的路标，通过它把读者一步一步引入五彩纷呈的境界。这其间，充分体现了文学语言的无穷魅力。一些看似寻常的词语，一旦赋诸人们真诚的情愫，便有着极大的涵盖性和深邃性，就能插上翱翔天际的翅膀，而且闪现倩丽的光彩，如同古人所说：“照烛三才，晖丽万物”。

《那路那人》是作者几年来散文创作的撷英，是他辛劳的回报，思想情感的折光。这本集子里的多数文章，可以称得上言物状景各得其妙，抒情议论顺理成章，称得上“明理、知情、动情、养成”的

佳篇。如在状景言情方面，有山花、小草、古榕、枫树、碑亭、绿叶、山泉、流水；如在涉及的人物方面，有传递鱼雁的乡邮递员，有拓荒创业的乡镇企业厂长，有憨厚质朴的农民党员，有敢于直面邪恶的护林员，有为甜蜜事业而走千家串万户的农村计生员，有带领群众致富的党支部书记和村主任，有往来于风浪渡口的船公公，有甘为儿孙孺子牛的老奶奶，有对生活充满憧憬的汀江浣衣女，还有小学教师和幼儿园的保育员。……总之，林林总总，写的都是作者心头萦怀，平日交往和接触的身边人，身边事，身边景，并为之思虑于心而衍化为文。特别是作者着力讴歌的那些平头百姓，他们没有想过荣誉和权力，而总是沿着弯弯的小路缓缓前行；他们在丰腴的大地上留下自己深深的足迹，把一个个足迹连串起来，则是一条通向美满富裕之路。这字里行间，跳荡着社会的脉搏，反映了作者对他们的理解、尊重、崇敬、赞美之情，鲜明而富有特色地体现了作者的选择、提炼、概括和评价的功底和笔力。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无疑，我欣喜地看到，作者是深谙文学艺术的这种社会功能和基本特征的。他从人民创造历史切入生活，蕴含着鲜明的政治观点和对历史进程的正确把握。人类社会的伟大实践告诉我们，正是这些凡人小事汇集成

社会历史的绵延不断的长河，也正是这些平头百姓用自己的双手构筑起巍峨屹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厦。

蓝智同志是现任县级领导，肩上的担子是沉甸甸的。周公吐哺，责任于斯。改革的推进，农民的致富，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千万事系于一身。在如此纷繁的政务中，他居然能忙里偷闲，拨冗笔耕，殊非易事！我知道他很勤奋，自强不息，注重学习，每有余暇，手不释卷，孜孜以励。他把写文章看成是理顺自己的情绪，升华自己的思想，砥砺自己毅力和恒心的一种锻炼，一种责任，一种乐趣，于是“痴心不改”，常有佳作见诸报章杂志。我想，他的这种精神和爱好理应受到人们的理解和赞许！这是他岗位工作的一种延伸和拓展，是对人生价值的一种信念和追求。记得，我们的先人孔夫子说过，文学艺术可兴，可观，可群，可怨；而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人高尔基却说得更明白：“在艺术当中，文学最能为群众所理解，因而是文化教育最强有力的手段。”我们的革命先驱者李大钊同志，也把“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视为自己毕生追求的境界。陈毅元帅一生戎马倥偬，手不释卷，培养了“一柱南天百战身，将军本色是诗人”的军人风度。一位外国记者问他，你是怎样既成为元帅，又成为诗人的？陈毅笑道：“我在元帅面前说我是诗人，在诗人面前

说我是元帅，这下双方都承认了。”机智幽默，余味无穷。

21 世纪正向我们走来，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党和人民需要一大批能站在时代最前沿的有识之士拿起笔来，讴歌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民族、伟大的人民。在社会主义前进的伟大的斗争中，跨世纪的当代领导者，更应多具备几套为人民服务的招数。

以上文字，聊以为序。

1994 年 8 月 1 日

目 录

1	序	邱炳皓	22
1	将军树	邱炳皓	23
6	思 念	邱炳皓	24
9	不尽的思念	邱炳皓	25
13	邓老种南瓜	邱炳皓	26
19	新市叙怀	邱炳皓	27
22	故绩上的新业	邱炳皓	28
27	汀江吟	邱炳皓	29
34	九一桥新赋	邱炳皓	30
38	嫁 妆	邱炳皓	31
41	爆竹声声	邱炳皓	32
43	我家门口的枫树	邱炳皓	33
46	赶墟路上	邱炳皓	34
49	家乡的榕树	邱炳皓	35
52	咱村的梧桐树	邱炳皓	36
55	织 春	邱炳皓	37

56	播 种		
57	浣衣女		
59	家乡图		
62	我家的单车		
65	老 汉		
66	妈 妈		
67	年 轮		
69	多少次……		
70	洪水之后	倒平排	1
73	期 待	念 思	3
76	难忘的草鞋	念思怕思不	3
79	那树那人	取需排季取	31
83	那花那人	种除市藏	31
86	那路那人	业海陆土野站	33
89	心 愿	倒江江	33
92	菊 花	城陆道一江	34
95	翠竹嫂	水 站	38
98	小溪流水	声声诗歌	41
101	碑 亭	树所陆江门家街	43
105	山 花	土烈烈孩	46
109	分 果	树所陆江门家街	49
112	爱山老人	树所陆江门家街	53
115	船公公	树所陆江门家街	55

117	阿 灵
125	张二九
133	今夜，多么酣畅
137	人约黄昏后
141	织毛衣
143	流 星
146	绿 叶
147	落 花
148	航 标
149	小 草
151	啊，回来了
154	月亮走，我也走
156	推诚相见
158	选 择
160	珍惜你的青春
162	让明天更加绚丽
164	为了祖国的明天
169	为了甜蜜的事业
175	幸福的真谛在哪里
178	雨中游李氏大宗祠
184	后 记

将军树

正是田野金黄、千山万岭野果飘香的金秋时节，为了寻访一位将军的足迹，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驱车来到上杭、永定交界处的一个小山村——上杭县稔田乡严坑村。

刚下车，陪同我们的乡干部老李便说：“这就是严坑村，刘永生将军的故乡。我先带你们去看几棵树吧。”

“看树？”

“没错，是看树。”老李见我一脸疑惑，笑了笑，不由分说迈开大步走到了前面。

我们跟着老李走了一段山路后，来到一个山窝，山窝里长满了各式各样的野花，金黄的、粉红的、洁白的，在蜜蜂嗡嗡的歌声中，飘来阵阵沁人心脾的芳香。

老李指着远处的一簇苍翠欲滴的林子，说：“喏，

我们的目的地就在那儿。”

“你是说那杉树？”

“不——村子里的人都叫将军树。”

“将军树？”我觉得老李说得有点玄。

“没错，是将军树。刘永生将军亲手栽下的将军树。”

“噢——，”我似乎明白了一些。有关将军的生平我大略知道一些，但从老李今天的神情看，我们所应该认识到的恐怕还远不止这些，说不定这树与将军之间，还有那么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七棵高大挺拔的杉树已矗立在我们面前，一汪清碧的泉流从林子边潺潺流过，顿觉心旷神怡。我抬起头，打量这七棵颇具神秘色彩的树，几缕阳光从树缝间撒落下来，更给我们站立的这片浓荫带来亦幻亦真的感觉。

“看来，这林子里有仙气嘛！”老李听到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他朝树底下一指，“喏——，”我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块石碑，上面写着：

革命文物树。刘永生同志 1928 年春天离开家乡参加革命，栽下此树，代表了连四人民参加革命的开端。特此立碑作为纪念。

连四村民委员会

1983 年 3 月

老李接着向我们讲起了几段有关将军与树的故事。

刘永生将军5岁丧父，7岁行乞，10岁到富农家当小长工，15岁当挑夫，小小年纪就尝尽了人间的辛酸与苦楚。1927年，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张鼎丞来到严坑开展革命活动，住在刘永生家，经常向他宣传革命道理。在党的培养下，刘永生进步很快，参加了农民协会，后又被推荐为农民协会组长，从此踏上了漫长的革命征途。1928年，刚过完24岁生日的刘永生就要告别慈祥的母亲，告别家乡的父老乡亲跟随张鼎丞参加金砂暴动了。临行前，他的心情既兴奋又激动，他在屋后的山窝里栽下了七棵杉树，以此来纪念自己迈上革命征途的第一步。

时光荏苒，七棵小杉树在风雨的洗礼下，很快长成了刚直挺拔的参天大树。刘永生也在共产党、毛主席的指引下，经过一次又一次战火的磨练，从闽西红军军事交通员，成长为一名出色的“游击大王”和“常胜将军”。国民党反动派把将军以及他所领导的永东游击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到处张贴悬赏布告，要捉拿刘永生，砍他的头，然而敌人的阴谋终究没有得逞。1936年冬，气急败坏的国民党伪保团对将军的家乡实行了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300多间房屋被毁不够，还企图砍掉将军栽下的七棵风华正茂的杉树。乡亲们闻讯后，万分愤怒，他

们挺身而出，以血肉之躯护卫着杉树。在这次大屠杀中，将军的母亲何细妹被反动派残忍地杀害了，滚烫的热血洒在将军栽下的这片林子旁。

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尽管将军的家乡父老一次又一次饱受反动派的摧残，但他们依然不顾个人安危，护卫着这一片林子。即使在白色恐怖异常严重时，被迫移民并村到18里之外，仍有许多乡亲闯过敌人岗哨的层层拷问和盘查，回到家乡，来到将军树前，久久不愿离去……

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平时时期，将军重任在身，难得回家，但每次回来，总是首先来到这七棵大杉树下，喃喃细语，沉思良久……将军最后一次回到家乡，是在1981年。当时，将军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但他依然像往常一样，一下车便迈着蹒跚的步履来到这片熟悉的林子。他一手抚着林干，一手有力地比划着，用他那惯有的洪亮的声音说：“这七棵杉树，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今天，终于以顽强的生命力成长起来了。我希望老区人民也要像这七株杉树那样，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在党的领导下，同心协力，把家乡建设好，让群众过上富裕美满的生活……。”

老李说到这里，已经沉浸在无边的思念之中，四周一片寂静，只有风儿轻轻摇动树枝的声音，我也被老李的一番动情的叙述深深感动了。尽管将军已

离开我们9个年头了，但我仿佛听到，将军那饱含深情的话语在林子的枝枝叶叶间缭绕回荡。这七棵不平凡的杉树，是七棵绿色的宝石，是永不陨落的北斗七星，是一群幸福与自由的雕像。她不仅蕴含了将军不平凡的一生，更形象地概括了我们这个民族那一段雄浑而悲壮的历史。我不由喝了一口从树下涌出的甘美的泉流，细细地品味人世的沧桑，明天的希望。

当我再次抬起头，仰望这苍劲如初的树冠时，一束阳光正透过密密的枝叶，落在我的采访簿上，我一时想不到更好的辞句来表达我此时的心情，于是就在本子上默默写下了这几句：将军树不老，将军之林长青，将军之魂永生！

1993年2月

思 念

1956年10月的一天。天空，格外明朗，几朵飘游的云彩也在尽情嬉戏；大地，一片片扬花吐穗的稻子送来阵阵清香；龙津河水欢唱着扑腾而去……刚刚落成的“闽西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挺立于龙岩虎岭。四面八方的群众汇集到这儿，聆听着邓子恢副总理那宏亮的声音：“我们要继承先烈的遗志，把各项工作做好，要做到年年有余粮，家家有余粮，要把老区建设好……。”

三十多年，弹指一挥间。龙岩，这座革命的山城，跨过了曲折坎坷的道路，已经焕发出光辉的异彩：工业蒸蒸日上，农业连年增产，市场购销两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城市建设发展迅猛，教育、体育、卫生等事业日益繁荣。

此时此刻，老区人民倍加思念邓子恢同志，他对农民的一片拳拳之情永远铭刻在人民心中。1960

年，他患有多种疾病，组织上安排他去疗养，但看到农村经济遭到破坏，他不顾疾病缠身，于1961年春又率领工作组回到龙岩，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随行人员劝他：“邓老，你身体不好，不宜劳累。”他说：“群众有困难，正需要我们帮助解决。过去革命依靠群众，现在我们怎能视群众的死活于不顾呢！”他住在招待所，群众纷纷来看望他，他交代传达室的同志：“不论什么时候群众来了，都要让他们进来。”短短的几句话给乡亲们带来了温暖，见到他如亲人一般亲切，无话不说，无所不谈。他除了在招待所一批批接待群众外，几乎每天都要到乡村去，看望那些曾经舍命帮助革命的群众。一位老接头户，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见到他，心情异常激动，用开水调好一碗蕉芋粉，加了一点糖精拌好，双手颤悠悠地捧给他：“你难得回家，我没有什么招待你，这是我家里最好的东西了，请你吃了吧！”

邓子恢接过碗，这哪是蕉芋粉，分明是老区人民的一片心意！解放12年了，农民仍挨着饿，这蕉芋粉竟是上等食品。他禁不住地流下了眼泪。他说：“这是‘共产风、瞎指挥’造成的。”他顾不得自己严重的糖尿病，伴着泪水，喝完了这碗凝聚着人民群众深情的蕉芋粉。他对大家说：现在国家有困难，大家要帮助国家度过难关。要搞好生产，像革命战争年代那样支援国家。只要大家齐心协力，这个困

难时期是一定可以度过的。回到北京，他立刻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了长篇报告，汇报在闽西的调查情况，引起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重视。

邓子恢后来尽管遭到不公正的批判，但仍时刻想着农民。他把长期积累起来的财政工作和农村工作经验，编写了《农村会计课本》，期望出版社帮助农村财务人员提高业务水平。就是到了生命的最后几年，还在研究农村的“耕牛折旧法”。他对人说：“中国的农民是最老实的，我们要特别注意保护农民的利益，反映他们的疾苦，而不能去欺负他们。”这肺腑之言，道出了他对农民的深厚感情。

在我们这个有八亿农民的国度里，农民是多么可亲可敬，可歌可泣。他们祖祖辈辈，辛勤耕耘，任劳任怨，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为了共和国的诞生，他们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在闽西这块土地上革命征程的邓子恢同志，没有忘记家乡人民，时刻想着全国农民，乃至生命的最后时刻。农民忘不了他，特别是今天，已踏上富裕之路的家乡父老，更是深深地思念他。

1991年3月